



This is as seductive and engaging a book as I have come across in a while, one I dare say would have brought a gleam of enjoyment even to Nabokov's gimlet eye.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A stimulating book, and not just because of Mr. Roper's amiable manner and lively pros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abokov in America is rewarding on all counts: as biography, as photo album and as appreciative criticism. Not least, Roper even avoids the arch style so often adopted by critics faintly trying to emulate their inimitable subject.
—The Washington Post

纳博科夫在美国

通往——《洛丽塔》之路

Nabokov in America

【美】罗伯特·罗珀 著
赵君 译

On the Road to Lolita

海外借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纳博科夫 在美国

通往——《洛丽塔》之路

[美] 罗伯特·罗珀 —— 著
赵君 —— 译

Nabokov in America

On the Road to Lolita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纳博科夫在美国 : 通往《洛丽塔》之路 / (美) 罗
伯特·罗珀著 ; 赵君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8.2

书名原文: NABOKOV IN AMERICA: ON THE ROAD TO
LOLITA

ISBN 978-7-5360-8539-8

I. ①纳… II. ①罗… ②赵… III. ①纳博科夫(
Nabokov, Vladimir 1899-1977)—文学研究 IV.
①I7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9973号

NABOKOV IN AMERICA by Robert Roper (c) 2015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kWell Manage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9-2016-008 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陈宾杰 王铮锴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荆棘设计

封面摄影: Florian van Duyn

-
- | | |
|------|---|
| 书 名 | 纳博科夫在美国: 通往《洛丽塔》之路
NA BO KE FU ZAI MEI GUO: TONG WANG《LUO LI TA》ZHI LU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
| 开 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
| 印 张 | 17.625 2插页 |
| 字 数 | 392,000字 |
| 版 次 |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68.00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献给：文学在他心中永驻的比尔·皮尔森

“异种蝴蝶” 纳博科夫画像

——代译序

赵君

—

1977年7月2日，“像天才那样思考”的流散作家纳博科夫在瑞士洛桑医院停止了呼吸，这位从二十岁开始就流亡欧美、居无定所的文学大师客死异乡，他的儿子这样描述其弥留之际的父亲心中唯一遗憾：“他说那只蝴蝶已经展翅飞走了；他的眼睛告诉我他再也没有希望活着去把它捕获。”

一生笔耕不辍的纳博科夫为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学遗产，计有十七部长篇小说，其中于1926年至1940年用俄语创作的九部长篇，包括《玛申卡》（*Mashen'ka*，1926年出版，1970年英文版译成《玛丽》再版），《K，Q与J》（1928）（原文*King, Queen, Knave*，潘小松译为《贵族女人》），《防守》（*The Luzhin Defence*，1930），《眼睛》（*Sogliadatay*，1930），《光荣》（*Glory*，1932），《暗箱》[*Camera Obscura*，1932。后经过重新创作和翻译，英文版以《黑暗中的笑声》（*Laughter in the Dark*）之名出版]，《绝望》（*Despair*，1939），《斩首之邀》（*Invitation to a*

Beheading, 1938), 最后一部俄语小说是《天赋》(*The Gift*) (1939); 1939年起, 纳博科夫决定改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 先后出版了《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The Real Life Of Sebastian Knight*, 1941)、《庶出的标志》(*Bend Sinister*, 1947)、《洛丽塔》(*Lolita*, 1955)、《普宁》(*Pnin*, 1957)、《幽冥之火》(*Pale Fire*, 1962, 国内版本译为《微暗的火》)、《艾达》(*Ada or Ardo: a Family Chronicle*, 1969)、《透明的东西》(*Transparent Things*, 1972) 和《瞧那些小丑!》(*Look at the Harlequins!*, 1974) 等8部长篇。此外, 他已经被确认的短篇小说多达六十五篇, 其中不乏艺术珍品。纳博科夫自己最珍爱的文学体裁是诗歌, 他是从诗歌创作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 并于十七岁那年出版自己收有六十七首诗歌的诗集。他还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 力图将“原汁原味”的俄罗斯文学传递给美国读者, 六十五岁时出版《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 翻译与评注》的皇皇巨译。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鳞翅目昆虫学家, 纳博科夫写过约二十篇鳞翅目昆虫学学术论文。此外, 纳博科夫还出版了与众不同的诗性“自传性作品”《说吧, 记忆》(*Speak, Memory*)、《纳博科夫戏剧集》(*The Man from USSR and Other Plays*)、象棋棋局集、两本书信集, 写过《尼古拉·果戈理》的评传和大量文学讲稿, 出版过《俄罗斯文学讲稿》《文学讲稿》《堂吉诃德》等讲稿, 另外还有集中体现纳博科夫文学美学观的访谈录《直言不讳》(*Strong Opinions*, 国内版本译为《固执己见》) 等等。

纳博科夫用生命奏响的人生四个乐章刚好契合于一部完整的按起承转合的韵律发展的命运交响曲: 前二十年(1899—1919)在俄罗斯度过的“完美的往昔”(纳博科夫散文体自传《说吧,

记忆》第一章的标题)；第二个二十年(1919—1939)流亡欧洲度过的穷困交迫的艰难岁月；第三个二十年(1940—1960)第二次流亡，在美国由俄语转向用英语创作，经历由命运的困顿到戏剧性人生转变；然后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迁徙，1961年举家迁往瑞士，在“蒙特鲁斯王宫宾馆”的套房里度过了他最后十七年。

1917年以后，纳博科夫一夜之间从“天堂”轰然掉进了苦难的深渊，其经历的人生戏剧性跌宕非一般“流亡”作家可以比拟。面对命运之神的无情捉弄，纳博科夫所表现出来的超脱与淡定超乎想象。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对纳博科夫的超凡脱俗评价十分准确：“没有几个人能像纳博科夫那样失去的那么多，抱怨却那么的少。”与其他流亡者一样，纳博科夫心中怀着一多年来挥之不去的乡愁，但是这种乡愁只是“那种对失去的童年日渐增长的愁绪，而非对那些失去的财富的伤悼。”(《说吧，记忆》)从流亡生涯开始直至在瑞士去世，纳博科夫从没有拥有过属于自己的住所。在回答记者为何喜欢住在旅馆、出租公寓时，他这样回答：“我想，主要原因，或背景原因是，除非有我童年时期一模一样的生活环境，否则没有任何东西能令我满意……好几次我就对自己说：‘行了，这里非常不错，可以成为我们永久家园了’，但刹那间我的脑海里就会听到那隆隆的雪崩之声，我在地球特定一隅居住下来的行为会卷走其他千千万万遥远之地。最后，我并不非常在意那些家具，如桌椅台灯地毯之类的东西——也许因为在我富裕的童年时期，我就被教导要对物资财富的过分依恋抱齿冷轻蔑之心，那就是为何当‘革命’将我的财富化为乌有的时候我并未有什么懊恼或痛苦的缘故吧。”(《独抒己见》)。

从七岁到七十八岁去世的七十余年间，蝴蝶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双栖活动”成为纳博科夫人生轨迹的双行线，蝴蝶早已成为纳博科夫最具个人特色的标志性符码，其人生和艺术皆与蝴蝶结下不解之缘。他曾多次声言，如果不是命运的捉弄，他会终生从事蝴蝶研究，而根本不会考虑靠写小说来维持生计。他为自己的人生至乐活动这样排序：第一位——鳞翅目昆虫学（蝶类学）研究，第二至四位——国际象棋、网球、足球，第五位——文学创作。

从1906年纳博科夫抓到第一只蝴蝶开始，一个渴望和梦想就日夜萦绕在他的脑际：发现和描述从未为人所知的新蝴蝶品种。

在九岁和十二岁时前后两次对自认为是“新发现的蝴蝶品种”的描述被权威蝶学家否定后，纳博科夫并未气馁，而是更加狂热地深入高山沟壑与“无人地带（Terra Incognita）”（他的一篇短篇小说名）搜寻珍稀异种蝶类。经过长达三十年的艰苦努力，1938年夏日，他终于首次捕获了一只后来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新品种蝴蝶。

对普通蝶类的不屑和对珍稀异种蝶类的狂热追求是对纳博科夫“不傍前人、也无可模仿”的艺术追求的绝佳隐喻，珍稀异种蝴蝶同样也是纳博科夫这位文学史上“异类作家”的绝妙化身。

二

说起传记，纳博科夫最为担心的就是别人对于他本人的生活轨迹，尤其是对他文学思想及其作品的歪曲。从他还不到四十岁开始，他干脆开始给自己撰写“回忆录”《说吧，记忆》，记录从他还在娘胎里“目睹”的一切开始到二战时成功逃亡到美国那一刻为止：他的快乐童年、他的求学生涯、他的初恋、他文学

生涯的发轫等等，但对于他说来，那些生活中“真实事件”只不过是文学灵感的“引子”或“引爆线”，是他思考人生、研究时间与空间关系、最终进入“审美狂喜的彼岸世界”的背景材料而已。历时性的生活经历被他巧妙地“共时化”了，过去与现时的叠加“形成一个事件共时化、透明化的有机世界”，最终凝成一首妙不可言的抒情诗。比如说，在他的“自传”中，他为我们展示了在记忆女神眼中从少年到老年的纳博科夫到各地捕蝶的种种形象：“还是小男孩时，身着灯笼裤，头戴水手帽；而拖着瘦长羸弱的身躯四海漂泊之时，身裹法兰绒袋，头戴贝雷帽；变成大腹便便的老人之时，身穿短裤，头上光着……”在捕蝶活动中，他经历了各种啼笑皆非的奇遇：1918年，布尔什维克哨兵企图拘捕他，原因是“我向英国军舰打信号（用我的捕蝶网，他说）”；在滨海的阿尔卑斯山，一个肥胖的乡村警察在他身后匍匐前进，监视他是否想要捕捉鸣禽；到了美国，美国人“对我的网猎活动表现出更为强烈的病态兴趣——也许是因为我到这里定居时已年过四十，而人越老，手里捏着一张捕蝶网就越显得古怪。”凶巴巴的农夫要他注意看不可垂钓的告示；从他身边经过的汽车里发出一阵阵野蛮的怪叫；睡意蒙眬的恶狗，尽管对最坏的流浪汉也毫不在意，却一跃而起，齐齐咆哮着张牙舞爪袭击过来……

这一些小插曲丝毫没有影响到纳博科夫探索大自然的热情，田野、森林、沼泽、山岭、峡谷、雨林，动物、植物、矿物的有情世界让他如痴如醉。进入这个世界，他就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一切都是那么的美，那么的自然：

沿着小河走了三四英里路，我发现了一座摇摇晃晃的小桥。走上小桥，我看到了左手边小村落的排排农舍，苹果树，绿色河岸上一片片茶色松木，散布在草皮上那些农家姑娘的衣服闪烁着耀眼的花花绿绿，她们在浅水中浑身赤裸，嬉闹喊叫，对我并不稍加留意，如同我是眼下幽灵般的回忆者。

在河那边，一群密密匝匝闪闪发亮的雄性蓝色小蝴蝶在被踩过的肥沃稀泥和牛粪上狂吸，当我一跃而过的时候，它们全都飞起来，在空中闪闪烁烁，待我过去，它们又立刻落回原处。

穿过几丛矮松和桤木灌木丛，我来到了沼泽地。我耳朵一捕捉到双翅目昆虫的嗡嗡声、头顶上传来的鹈鸟粗嘎叫声、脚底下沼泽的吞咽声，我就知道我会在此寻觅到十分罕见的极地蝴蝶，它们的图片，或者那更妙的不带插图的描述，早已让我对它们心驰神往了好几个季节。顷刻间我已置身它们中间。在已结出幽淡、梦幻般蓝色浆果的低矮沼泽乌饭灌木丛之上，在死水那褐色的眼睛之上，在苔藓与泥沼之上，在芬芳馥郁的沼地兰花（俄国诗人们称之为 *nochnaya fialka*）的花蕊之上，一只黝黑的、有“斯堪的纳维亚女神”之名的豹纹蝶低低地、轻盈地掠过。美丽的 *Cordigera*，一种美玉般的飞蛾，在它食用的泥地植物上嗡嗡飞舞。我追逐着玫瑰色缘边的黄粉蝶、灰色大理石花纹的眼蝶。我对覆盖了我前臂的蚊子毫不理会，却发出一声欢快的咕啾，俯身扼杀在我蝶网里扑腾的那只银色点点的鳞翅目昆虫的生命。透过沼泽的气息，我嗅到了我手指上蝴蝶翅膀微妙的馨香，那种因品种而异的馨香——香草味、柠檬味、麝香味、难以说清

的陈腐与香甜混合味。我毫无餍足之感，继续奋力前行，终于走到了沼泽的尽头。在地面隆起的那一边，是一片羽扇豆、耧斗菜与钓钟柳的乐园。丽草在西黄松下竞相怒放。远处，飞逝的云影让林带上暗绿的斜面和灰白相间的朗斯峰斑斑驳驳。（《说吧，记忆》，笔者译）

此时的纳博科夫处于一种妙不可言的迷狂之中，深深地沉醉于人与物浑然而一那无时间性（timeless）的“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庄子语）的境界之中：艺术家禀赋的诗心，映射着天地的诗心，主体的生命情调与客体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难怪他这章关于鳞翅目昆虫学研究充满诗意的描绘让其他昆虫学家也爱不释手。美国鳞翅目昆虫学家 R. 威尔金森说他“每个春天都要重读一遍，把它当作夏日收集标本前的玩味与享受”。美国另一位昆虫学权威雷明顿（C. Lee Remington）说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中对蝴蝶的描写“让我尤为沉醉。我可以断言，只有极少数专业知识极为丰富的鳞翅目昆虫学家才可能完全欣赏与分享到纳博科夫的个人脾性”。^①

三

有了《说吧，记忆》的珠玉在前，要再给纳博科夫写传记，就得考验传记作家的勇气与能力。好在《说吧，记忆》一书重文学审美情趣轻“真实历史事实”，为传记作家留下了无限的操

① Brian Boyd & M. Pyle, Ed. & . Annotated. Nabokov's Butterflies, Boston: Beacon Press, 2000. p36.

作空间。

就纳博科夫的传记来说，值得一提的当然是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英文系教授布莱恩·博伊德（Brian Boyd），总共长达 1390 页的《纳博科夫：俄语时期》（*V. Nabokov: the Russian Years*）（1990）和《纳博科夫：美国岁月》（*V. Nabokov: the American Years*）（1991），这部书已然成为纳博科夫权威评传。

这两部评传的可圈可点之处首先是其丰富而珍贵的史料价值。博伊德对纳博科夫研究用力颇深，不但遍寻和占有纳博科夫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还跟踪纳博科夫的生活轨迹，遍访纳博科夫生活过的世界各地与当事人。因此，在这两部评传中，我们不但可以重睹纳博科夫生活细节的“回放”，更能深入了解一代艺术大师思想与艺术形成的语境与心路历程。此外，博伊德的研究方法也值得注意，他突破一般传记批评的窠臼，将着力点放在最为详尽地阐述纳博科夫艺术思想产生的语境，其作品的内在艺术魅力的独特之处。博伊德对纳博科夫几乎每一部重要作品都有阐释，因此，称这两部大书为纳博科夫研究的百科全书，可以说一点也不为过。

照此看来，纳博科夫的自传与博伊德的纳博科夫传记如同两座巍峨的高山，这两座大山令其他传记作家不能不顿生难以逾越的敬畏之心而踟蹰不前。然而，就如同纳博科夫所说的那样：“拆解谜团是人的思维中最为纯粹最为基本的活动。”纳博科夫违背“常规”美学原则创作出来的“另类”文学作品，试图超越一切“常规”文学观念、跨越科学与艺术的鸿沟、以“艺术”为旨归的小说美学思想，以及身处大动乱、大变革风口浪尖上的他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在西方后现代语境中构成相互关

联、三位一体的独特的“纳博科夫现象”，而尝试从不同视角对这个意蕴异常丰富、闪烁着谜一般诗性光芒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新阐释成为传记作家跃跃欲试的内在冲动。

因此就有了我们看到的记录纳博科夫在美国生活的传记作品——《纳博科夫在美国——通往〈洛丽塔〉之路》。此书作者罗伯特·罗珀，是美国小说家，传记文学家，其纪实作品与小说都得奖无数。出版本书之前，他还出版了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的传记作品《战鼓声声：美国内战中的惠特曼及其兄弟们》，以及《致命的登山者：美国珠峰传奇威利·温索尔德的生与死》等纪实性文学作品。他深知，试图强行翻越纳博科夫传记的前辈的山脊、在别人开辟的道路上再走一遍注定会徒劳无功，只有独辟蹊径方能产生柳暗花明之奇效。作为一个美国本土作家，罗珀有着与俄罗斯文化熏陶出来的纳博科夫本人与新西兰学者博伊德所不具备的“先天优势”，他“与生俱来”的“美国本土视角”成为他将美国时代的纳博科夫进行全新解读与阐释的最佳门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意欲“从研究专家那里拉出来，此乃本书之初衷”。他想要通过自己这部传记作品，将人们对于这位奇特作品《洛丽塔》的创造者已然形成的刻板与标准化印象中解救出来，将人们印象中那位拒人于千里之外、孤芳自赏的纳博科夫还原成真真切切、有血有肉的普通艺术家。他所要做的，就是全程追踪纳博科夫让人瞠目结舌的美国化蜕变、他流亡到美国后到底是如何敞开自己接受美国的本土影响、对美国文学传统融会贯通、并将之与他自己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水乳交融。对于前辈传记作家将纳博科夫的创作认定为“俄罗斯时期”与“美国时期”的标准划分，他的看法是，事实上，从走上文坛的那天起，艺术创新

就成为贯穿于纳博科夫作品整体的主旋律，但正是美国以及他英语作品中的美国元素才是纳博科夫成功的内在秘诀，由此可见，他对于美国生活的投入与浸润所激发的变化远比他在柏林的生活以及最后十七年在瑞士的生活有意义得多，因而，探究《洛丽塔》（也包括描写流亡美国、可怜可悲的俄罗斯学者《普宁》、充满无数诗性谜语的《微暗的火》以及纳博科夫最后一部杰作《艾达》）成书过程，尤其是对其与美国文化以及美国作家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钩玄索隐，就成为这部纳博科夫传记区别于其他的标志性符码。最后，罗珀要证明的是：纳博科夫热爱美国，他向美国敞开怀抱，正是在美国，他可以以一种美国特有的胆大妄为进行创作，是美国成就了这位堪与普鲁斯特、乔伊斯以及卡夫卡等并驾齐驱、可永垂史册的文学大师，在这里，他创造出了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崭新艺术国度：洛丽塔国度。

这部传记作品的史料性、文学性与学术性兼具，其文本的复杂特性可想而知，作品中的各种资料引文，美国文学作品引文，尤其是以“挑战读者为乐”的纳博科夫原著引文，对于翻译者来说充满了挑战的艰辛与无限乐趣。译者研究纳博科夫十数年时间，自认对纳博科夫颇有会心，实乃翻译此书较为合适之人选。译书过程就如同翻越一座座小山，虽然充满艰辛，但能与艺术家们在山顶不期而遇并会心一笑，其内心的愉悦可谓无以言表。然而，对照钱钟书先生所倡导的翻译标准，翻译之最高境界“乃灵魂的投胎转世”，本书译本一定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唯求读者之宽容与不吝赐教，译者对此感激于心！

2017年6月 于暨南大学苏州苑

目录

引言	1
第一章	16
第二章	34
第三章	49
第四章	69
第五章	81
第六章	101
第七章	130
第八章	150
第九章	176

第十章	196
第十一章	207
第十二章	232
第十三章	247
第十四章	277
第十五章	306
第十六章	345
第十七章	361
致谢	388
参考文献	395
尾注	412
索引	508

引言

身材细长的苏联人正享受他的假期，英俊的脸庞上透出睥睨一切的傲气。此时此刻，在犹他州盐湖城外几英里（1英里等于1609.344米）的瓦萨奇岭，他正在鳟鱼游弋的溪流中蹚水前行，陪伴他的是一位身材奇高的小男孩，父子俩在那儿张网捕蝶。他在1943年7月13日寄出的信中做如是描绘：“我每天穿着短裤和网球鞋，可以步行十二到十八英里……这奇特的峡谷中冷风劲吹，无休无止。德米特里抓蝴蝶，掘地鼠，筑水坝，忙得不亦乐乎，开心极了。”

此时，盟军已成功登陆意大利西西里岛。希姆莱下令彻底清除波兰犹太人社区。与此同时，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正全神贯注地寻找他的 *Lycaeides melissa annetta*^①，一种微微闪亮的美丽小蝴蝶。他在“海拔八千五百至九千英尺（1英尺等于0.3048米）之间的小卡顿河^②两岸”捕捉蝴蝶做标本，“……蝴蝶栖居地……有茫茫一片的花旗松林，一堆又一堆的蚂蚁丘山……还有密密匝匝葳蕤茂盛的羽扇豆类植物”，这是当地一种淡色鲁冰花。

① *Lycaeides melissa annetta*，珠灰蓝蝴蝶类，分布在美洲大陆。这种珠灰亚种蝶类由作为作家兼蝴蝶分类学家的纳博科夫首次描述，1992年列入濒临灭绝的珍稀蝶类。（本文的脚注如非标明，均为译注。）

② 美国密里苏达河支流，全长一百三十三公里。